

天上掉下 比花还 能疼人

则慕 著

张一萌今年二十岁，
有个二十七岁的儿子，重色轻子，是个熊孩子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上掉下个熊孩子/则慕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 3

ISBN 978-7-5399-5140-9

I. ①天… II. ①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8729号

书 名 天上掉下个熊孩子

作 者 则 慕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姜娟娟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姜娟娟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171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,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140-9

定 价 26.8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

- 【1】 天上掉下个儿子 /1
- 【2】 进了狼窝 /14
- 【3】 儿子的小心眼 /27
- 【4】 睡的、用的、坐的 /40
- 【5】 悲催的游乐园 /58
- 【6】 跳舞是要命滴 /75
- 【7】 变身游戏很惊人 /90
- 【8】 于是见家长了 /106
- 【9】 都是跳舞惹的祸 /120
- 【10】 妈妈喜欢大哥 /135
- 【11】 妈妈儿子很配 /149



目录

CONTENTS

- 【12】 妈妈被绑架了 / 164
- 【13】 少女一萌的烦恼 / 181
- 【14】 熊孩子的真面目 / 199
- 【15】 于是没关系了 / 214
- 【16】 收了一个怪徒弟 / 233
- 【17】 师徒年下养成 / 250
- 【18】 全世界最喜欢你 / 267
- 【19】 温柔以待 / 283
- 【番外 小剧场】 / 297





【1】天上掉下个儿子

张宁简惊讶道：“啊？妈妈你怎么生了两个？”

张一萌磕磕巴巴地解释：“……不是我生的。你们，都绝对，不是我生的……”

张宁致道：“宁简？别胡闹了，我是大哥你都认不出来了？”

张宁简一脸鄙视地看着他：“妈妈都说你不是她生的了，你怎么可能会是我的大哥。”

张一萌是个小护士。

是A市第一人民医院里众多的小护士中的一个。

作为A市最好的医院，当初张一萌进这里，还稍微托了点关系，如今已经工作了整整两年，一切看起来再好不过，然而如果时间可以重来，她一定会选择读研，或者去第二人民医院，或者干脆改行，总之就是不要来第一人民医院当一个小护士。

那样的话，她就不会凭空多出一个——儿子。

第一人民医院最豪华的病房门口站着两排黑衣人，活脱脱像黑客帝国，张一萌一次偶然经过，被吓得差点腿软。后来她才听说，原来是A市张家老三张宁简出了车祸，现在变成了植物人。介于张家黑白两道通吃，那场车祸又据说是有心人蓄意谋划的，所以张家老大派了许多人在门口守着，只等那位倒霉的张老三醒来。

说起张家，有那么点传奇色彩的意味。据说张家之前是混黑道的，势力不小，家底殷实人脉广。八十年代扫黄打非十分严厉，张家正好趁着这风头一点点洗白，如今张氏已经是极有名气的大企业。但据说，那底下见不得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还是存在并蛰伏着，随时发挥作用的。至于现在主事的三个儿子，不管哪个站出来都是鼎鼎有名，足够吸引大票大票人的目光。

据说。

所有张家或者张宁简的事，前面都不可避免地带上“据说”二字，就像武侠小说里已经死翘翘或者即将死翘翘的高人，就算他们不



混迹于市井百姓之间，但市井百姓却以讨论他们为乐。

张一萌一边嗑瓜子一边听着八卦，想，为什么同样姓张，自己是个如此普通的平头百姓，对方却是这么嚣张、在病房前站两排黑衣人的夸张人家呢？

唉，不过当个小老百姓也未必不好，至少不会随时有人想着谋害自己。

一天晚上张一萌值夜班，迷迷糊糊感觉有人按铃，她瞄了一眼病房号，然后打着瞌睡推开病房门，一进病房她就醒了——这是那位张家老三张宁简的病房！

此时已经是半夜，病房里却还是开着灯。这病房极大，洁白的床单上睡着位男子，看起来也就二十五岁上下，乌黑的刘海随意地搭在洁白如瓷的额头之上，闭合的眼睛下有纤长睫毛投出的阴影，高挺的鼻梁，略显单薄的嘴唇——这位张宁简的长相实在让人惊叹，仿佛一尊瓷像，完美到让人不敢置信。

“咳。”忽然，张宁简床边那名一直被张一萌忽视的男子咳嗽了一声。张一萌立马收回目光，担惊受怕地看向那名男子。

他看起来四十多岁，头发略秃，表情严肃，对张一萌皱眉道：“怎么来的是你？我看过你，你不是普通护士吗？你们护士长呢？”

张一萌想，真是的，照顾而已，还非要护士长全权负责……

张一萌抱歉道：“我好像走错房间了，我这就离开。”

“算了，”那人摆了摆手，略带不满地说，“就你吧。三少爷的点滴好了，把针头拔下来。”

“啊……好。”

还“三少爷”……封建不封建，迂腐不迂腐，装13不装13……张一萌默默地吐槽。

张一萌一点点挪到“三少爷”旁边，悄悄用眼角余光再次欣赏了一下对方精致的面孔，然后蹲下身子，小心地替他先撕开用来固定针头的医药胶带。



忽然，那只手动了动。

张一萌吓了一跳，抬起头，就见张宁简正微微侧过头，眼睛盯着她，光华流转的黑眸里带着一丝刚清醒的困惑。

被这样的眼睛盯着，张一萌的心无法控制地漏跳了两三拍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才反应过来——这个人不是原本是个植物人吗？！

“哎……醒了……”张一萌目瞪口呆，心想，不知道张宁简醒了，自己有没有可能加薪，毕竟自己一来，他就醒了，自己简直是吉祥物啊……

那位秃头男子三两步走过来，惊喜道：“三少爷？您醒了？”

张一萌一边说“恭喜恭喜”，一边打算把张宁简手背上的针拔下来。

可张宁简的手却一翻，准确无误地握住了张一萌的手。

他的手纤长白皙，指甲也被修剪得干干净净，张一萌简直可以联想到高中课文里的那句“指如削葱根”。

被这样的手握住，张一萌忍不住脸红心跳了一下。她无比疑惑地抬头看向张宁简，却见张宁简依旧用那种有点无辜和迷糊的眼神盯着自己，对于旁边的秃头男，则根本就像没看到一样。

他用带着倦意的声音道：“妈妈……”

张一萌：“……”

秃头男：“……？！”

她手上一个使力，张宁简手背上的针头就被拔了下来。

张宁简吃痛地皱了皱眉头，却还是没有松开握着张一萌的手。他扁了扁嘴，眼睛里居然迅速蒙上一层雾气，“妈妈，好痛……”

张一萌：“……”

你……你去死啊……死了……就不痛了……

张一萌心里迅速冒出这句话，然而看着张宁简那张好看到极致的脸，还有那双无辜的带着水汽的眼睛，这句话就怎么也说不出口。

她张了张嘴，最终只吐出三个字：“对不起……”



张一萌求救似的看向那位秃头男，朝他眨了眨眼睛，想问他怎么办，然而看那位秃头男的表情，简直是惨不忍睹——如果说张宁简是尊瓷像，那么那位秃头男子现在显然就是石像了……

求人不如求己，张一萌微微使力，想要把手抽出来，然而张宁简却握得更紧了。他力气不小，一点也不像个刚清醒恢复力气的植物人。

张一萌说：“你……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张宁简露出疑惑的表情，“妈妈？”

张一萌有点崩溃，“你……我……我不是你妈妈。”

张宁简这时候却笑了，眼角弯弯的，像个小月牙，左脸露出一个酒窝，“你就是妈妈。我第一眼就看到你了。”

雏鸟情结？！

张一萌迅速联想到这个词，然而张宁简并非鸟类，他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好青年，怎么就胡乱认娘啊？！

可恶，绝对是出车祸伤着了脑子……

张一萌深吸一口气，勉强堆出笑脸，“我真不是你妈妈……”

张宁简的眼里又水汪汪的了，“妈妈你为什么不认我……”

张一萌：“……”

旁边那位秃头男终于稍微清醒了一点，他比张一萌还崩溃，捂着脑袋出了门大喊：“医生呢？！护士呢？！”

这时候护士长正好赶来，张宁简的主治医生群，那几位老上报纸和电视的人也赶来了，大家一起冲入病房，并且同时石化。

因为张宁简两只手正抓着张一萌的裙角一摇一摇的，“妈妈，你不要走……”

张一萌则表情呆滞，一脸麻木地看着他们，“快点，随便来个人，救命……”

第一人民医院最好的医生们，用了最高级的设备，对张宁简进行了一场最全面的检查。



从张一萌的角度来说，这没有任何用处。

因为做检查的时候，张宁简全程都抓着她的手或者衣角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她，只要她稍微想要离开一下，张宁简就会露出要哭的表情，或者委委屈屈地喊：“妈妈……”

张一萌快哭了。

旁边那位秃头男已经哭了。他涕泗横流，拿出烂大街的爱疯打了个电话。张一萌听到他说：“大少爷，是我……三少爷醒了，是的……嗯，身体没有问题……对。但是，脑子出了问题……不是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真的……他，他抓着一个护士叫妈妈……是啊，都是那个小护士，进错了房间……是啊……对对对，是我的错……您现在过来？好好好，嗯，我们在做全面检查……好。”

我靠。

张一萌瞥着那位秃头男，心里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。这敢情好啊，张宁简抓着她叫妈，还成她的错了？

越想越来气，张一萌对那秃头男勾了勾手。秃头男显然不大想搭理张一萌，但看了看张一萌身边一脸天真可爱的张宁简，还是慢慢走了过来，“怎么了？我们家大少爷马上就来了，他会处理的。”

“那个，我问你啊，张宁……你们家三少爷，他多少岁？”

秃头男有些疑惑地看着张一萌，像是不大明白为什么她要问这个，而后答道：“今年十月份就二十七了……唉，本来只剩三个月了的。”

张一萌有点小抓狂。

她看向张宁简，“我问你，你多少岁了？”

张宁简眨眨巴眼睛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才二十四！今年二月份过的生日，我二十四啊！”张一萌痛苦道，“你想，你二十七，我二十四，我怎样才能跨越时空生出你来啊……”

张宁简笑得很甜，“妈妈，那就是你在骗我呀。”

“……”

张宁简扳着指头算了算，最终放弃地摊开手，然后认真地对张一萌道：“要不然就是我只七岁，要不然就是你已经四十二了。”

张一萌：“……”

这个人根本就有一个自己的小世界吧，轻易就把所有东西扭曲了，黑洞都没这么变态的……

张一萌抱头痛哭。哭了一会儿，张宁简轻轻戳了戳张一萌的肩膀，张一萌摆着臭脸回头，看到张宁简那张有点不知所措的脸之后，又自动转换成和蔼可亲模式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不是‘你们家’的。”他抿着嘴巴，眉头微微地皱着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话。

“啊？”张一萌不解。

张宁简露出“妈妈怎么这么笨”的表情，解释道：“我不是他们家的……”他嫌弃地看了一眼那位秃头男，然后把头埋进张一萌的脖颈中，蹭啊蹭，“我是我们家的……”

秃头男：“呜呜呜……三少爷……”

要命哟……

张一萌嗅到张宁简头发上传来的淡淡香气，一边分神想着照顾得真周到，植物人还定期帮他洗头，一边僵硬地把手搭在张宁简的头上，把他硬生生拉起来，“不要……乱蹭……”

他的头发软软的，皮肤嫩嫩滑滑的，蹭在自己脖子上，这，很尴尬……

张宁简又委屈地看着她。

张一萌心一横，龇牙咧嘴地说：“不听话的话，妈妈……打屁股……哦！”

秃头男：“……”

保镖们：“……”

主治医生们：“……”

张宁简却似乎很吃这一套，他害羞地笑了笑，小酒窝晃眼得很，然后点了点头，“我听话。”





秃头男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推了推张一萌，说：“你快问问三少爷，他还记不记得自己是谁。”

张一萌应了一声，转头问张宁简：“过来，我问你，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张宁简睁大了眼睛，像个受惊的孩童，如黑曜石一般的黑眼珠转来转去的。他想了半天，才有点不知所措地说：“妈妈，我叫什么啊……”

张一萌：“……你，你叫张宁简。”

张宁简呆呆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，又兴高采烈地问：“那妈妈叫什么呢？”

“我叫……张一萌。”张一萌勉强地回答。

张宁简却开心起来，他双手一拍，一副有了重大发现的模样，“妈妈果然是妈妈！我们都姓张！”

“我去，你哪儿得出来的结论啦！小孩子是跟爸爸姓的啦！有本事你叫我爸爸啊！”张一萌气得头上冒烟，口不择言地抓狂道。

她身后的秃头男和一排保镖同时咳嗽一声，张一萌立马缩了，道：“呵呵，总之，我不是你妈妈啦……”

张宁简却完全不买账，“那爸爸呢？”

“啊……？”

张宁简看了看四周，然后目光锁定在秃头男身上，接着他再一次露出嫌弃的表情，“该不会是他吧。”

秃头男：“呜呜呜呜，三少爷你不能这样……”

张一萌：“……并不是。”

张宁简说：“那爸爸呢？”

张一萌想，我还真没法回答你……

张宁简自作聪明地下了定论：“所以，一定是爸爸死了，然后我就跟妈妈你姓啦！”

他语气天真活泼又笃定，说起“爸爸死了”这四个字，简直是异常欢快愉悦的口吻，仿佛像是一个小孩子说“我今天可以吃糖！”这



样的语调。

张一萌：“……”

怎么办，这个人根本不正常吧？喂……爸爸死了有必要高兴成这样吗？！

而且……张一萌默默垂泪，她那还未出现的未来老公，真是对不起，这么早就被人诅咒去死……

总之接下来就是不断的死循环：张一萌表示自己不是真不是张宁简的妈妈——张宁简坚持张一萌是自己的妈妈——否决——不肯承认——否决……

简直就是没完没了……

就在张一萌被纠缠得要哭的时候，终于，病房的门被打开，而后秃头男如释重负般大喊：“大少爷！”

“嗯。宁简呢？”一个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响起。

这四个字对张一萌来说简直像天籁一样，她猛然回头，就见一个一身黑衣的男人正朝自己这边走来。那人和张宁简眉目间依稀有几分相似，然而却并不是如张宁简那样可称之为完美的长相。他的眼神显得很锋利，像一把不加遮掩的利刃，他稍微扫了一眼张一萌，张一萌便有种被人拿尖锐的刀戳中的感觉，又痛又刺，想躲都不敢躲。

若说张宁简是精致得让人爱不释手的瓷娃娃，那这个人大概就是锋芒毕露的瓷片，边角都是锋利的，仿佛稍微靠近，就会被他的凛冽给伤害到遍体鳞伤。

虽然是兄弟，但却完全不同。

一看，这个就是危险分子……

张一萌印象里，张家大少爷叫张宁致，此刻他皱着眉头朝张宁简和张一萌走过来，张一萌便下意识地想要脱身离开，可手稍微动了动，就被张宁简给拉住，张一萌只能继续悲痛地坐在他身边。

注意到这个小细节，张宁致不动声色地皱了皱眉头，然后他像是没看见张一萌一样，一点点靠近张宁简，道：“宁简？”



张宁简却完全不理他，而是拉了拉张一萌的手，道：“这个叔叔是谁？”

张宁致：“……”

叔叔……张一萌差点笑出声，但看到张宁致那张扑克脸，觉得如果自己真的笑出来，大概会被杀人灭口，于是只好咳了一声，道：

“不要乱说话啦，他是你大哥……”

张宁简惊讶道：“啊？妈妈你怎么生了两个？”

张宁致：“……”

这下子张宁致不得不深深地看了一眼张一萌。

张一萌差点没被吓死。

张一萌磕磕巴巴地解释：“……不是我生的。你们，都绝对，不是我生的……”

她到底招谁惹谁了？呜呜……

张宁致道：“宁简？别胡闹了，我是大哥你都认不出来了？”

张宁简一脸鄙视地看着他，“妈妈都说你不是她生的了，你怎么可能会是我的大哥。”

张宁致又深深地瞥了张一萌一眼。

张一萌：“……”

难不成她要说“对啊，他是你大哥，你们都是我生的”吗？

那张宁致才真的会杀掉她吧……而且还会把她的尸体丢进海里……她现在真是说什么都是错的，不说更错！

张宁致对张一萌道：“这位……护士小姐。”

他的声音冷冷的，就像被冻过一样。

“哎……嗯。”张一萌心惊胆战地应了一声。

张宁致道：“麻烦你，试着把我弟弟的手拉开。”

这哪里是麻烦，不正是她所希望的吗？！张一萌立马听话地把张宁简的手给扒拉下来，自己则奋力想要把手抽出来。张宁简扁着嘴含着泪，就是不肯松手，最后他使出撒手锏，泪汪汪道：“妈妈……”

张一萌立马没力气了。



这张脸，简直是人间杀器……

说老实话，只要张宁简顶着那张无辜的脸，张一萌就会想到小小的萨摩耶睁着浑圆乌黑的眼睛望着自己——天底下，大概没有几个女人可以抵抗得了那样的眼神吧……

然后张宁简不满地看了张宁致一眼，“你干吗挑拨我和妈妈的关系！”

张宁致：“……”

半晌，他叹了口气，对张一萌道：“这位护士小姐，麻烦你辞职吧。”

张一萌：“……”

可以不可以，解释一下……

关她什么事啊！为什么平白无故要她辞职啊？！她在这里辛辛苦苦做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要因为奇怪的两兄弟而辞职？！就因为一个……脑子被撞坏了的家伙，要被赶出这家医院？！现在是二十一世纪，是法治社会，就算是李×或者李××都不能这样压迫别人啊！可恶！

张一萌挺起胸脯，不畏强权地拒绝道：“为什么？我才是无辜的好不好！”

张宁致淡淡道：“张小姐，你大概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让你辞去医院工作，然后专职照顾我弟弟。”

张一萌：“……”

她有点愣，“专职……照顾你弟弟？”

张宁致点头道：“我弟弟现在好像离不开你，我希望在他恢复之前，可以由你陪着他。”

张一萌回头看了看还拉着自己袖子、眨巴着眼睛听两人讲话的张宁简，真是分外犹豫。

张宁致适时给出待遇水平，“吃住都在张家，一个月……暂时定为两万吧。所有费用直接开口就行。”

张一萌：“……”

包吃包住，年薪二十四万，杜拉拉混到后来都没这么好的待遇



啊。张一萌仿佛看到无数的钞票正散发着耀眼的光彩，嬉笑着朝她走来……

张一萌完全被金钱蛊惑，正打算点头，忽然瞥见张宁致身后那队华丽的伪黑客帝国保镖队伍。

……对哦，张家是半个黑社会……= =

仿佛被人浇下一盆冷水，张一萌立马清醒过来。假如自己进入张家，还要时刻陪着张宁简，那么万一有人要对张家不利……城门失火，实在很可能殃及她这条池鱼啊。

于是，张一萌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地，缓缓地摇了摇头，“不……我，我拒绝。”

张宁致挑了挑眉，“拒绝？”

张一萌点点头，正打算长篇大论，表示自己不会被金钱诱惑之时，张宁致却道：“我有问你答应不答应吗？”

张一萌：“……”

什么，意思……

张一萌默默地看着张宁致，“啊？”

张宁致说：“我只是通知你。”

然后他看向那位也很呆滞的秃头男，道：“去跟院长说一声，我要把宁简接回家，反正这位小姐是护士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”

顿了顿，他又说：“哦，对了，顺便跟院长说一声，这个小护士辞职了。”

秃头男立马点头，“好。”

交谈中两个人完全没看张一萌这个当事人一眼，更别提问她的意见。

张一萌：“……”

顺便说一声？说你妹……不对，说你弟……还小护士，我去……

张一萌内心开始狂飙脏话，但一看到张宁致那张平静无波的面孔，以及他身后那支庞大的队伍，就只能没用地缩啊缩啊，然后保持沉默。

张一萌默默地替自己取了个外号：缩女。